

入夜後，整個世界的氣溫彷彿在一瞬間下降了好幾個數字，長年在島國黑夜中悄悄擴張勢力的白霧同樣地隨著逐漸上升的月亮包圍住了尚未停止機能的城市。路人行走在濃霧裡，不僅是自天上撒下的月光，連自己周圍的街景都會有些許被扭曲了，更何況是眼前能見到的畫面。

然而濃霧給予的詭譎在郊外更勝市區，在沒有足夠的光源能提供夜歸者注意自己的腳邊的情況下，僅倚賴稀薄月色的照射，行走在偏僻小徑的旅人無不是低頭看著手上的煤油燈和地面並緩慢地走向光線亮眼的目的地，就是拉緊自己比錢包還要透風的斗篷加快腳步踏向家門。

走在歸途上，苦著臉大嘆了一口氣，很久沒有純粹靠走路從離家要半個小時的鎮上一路走回家中的傑弗瑞停下腳步，敲了敲走到痠腫的膝蓋，光是想到或許明天會累得向難以相處的師父東討西討，才能有休息的機會，就不禁在心裡腹誹這趟一點都不輕鬆愉快的差事。

「——只是去隔壁鎮送一筐麵包，小子還想搭什麼車啊！」

「但是那裡回來要晚上了……」

「再囉唆一點你連這個禮拜的工錢都沒有！」

拿高手裡的提燈，從乾癟口袋裡摸索出來的捲菸也就剩下最後一根，傑弗瑞皺眉把那根菸咬在嘴裡，一面同時在連個硬幣都沒有的另一邊口袋裡找起或許還有的長火柴。

「嘖、是誰拿走了我的火柴……，該死的，這裡只有破舊的穀倉跟沒人會來的廢氣農莊，真的是糟糕透頂的地方了，連找人家借個火都沒辦法，天殺的——咦——有光？」發現自己身上連根火柴頭都沒有的傑弗瑞罵咧咧的劈頭對空氣抱怨了一會後，眼神才忽然像是注意到什麼的，拉遠並盯住霧裡幽暗搖曳的光點方向，尚可的視力讓他眯眼細看了一會，才相信自己確實看見白天自己經過的那棟穀倉裡有著隱約的火光。

「不對啊……這裡中午經過的時候，不都沒人住了嗎？」

帶著疑惑跟好奇的傑弗瑞不自覺往穀倉的方向走了幾步，但身旁圍繞的霧氣此時卻彷彿正在將穀倉跟傑弗瑞拉開距離，他覺得自己不但像是原地踏步一樣，甚至更有種被濃霧阻隔開道路的感覺。這種情況讓傑弗瑞不由得想要前進幾步確認一下自己的直覺，卻在此時，他真實的感受到自己正被某道無形的牆壁擋著去路，這種無法確認的不安讓傑弗瑞停下腳步——就在他停下動作的瞬間，原本那種被人包圍著的詭異感頓時消失的一乾二淨，就好像剛才傑弗瑞待在這裡時，誰也不在一樣的寂靜。

頭一次覺得自己遇上了怪東西的傑弗瑞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霧氣逐漸沾濕了他薄得可以的斗篷，連嘴裡的捲菸也無力垂下。

「媽的、見鬼了不成……」低聲咒罵著幾句難聽的髒話，傑弗瑞有些難掩慌張的握緊提燈，轉往城鎮的方向一步、兩步，甚至加快起邁開的步伐後頭也不回的開始狂奔。

隨著傑弗瑞逐漸離開的腳步聲，濃霧裡重回寂靜。

「撲、」

「哈哈哈哈哈——你嚇到他了，穆薩。」

「……」

僅安靜不到幾分鐘，原本傑弗瑞在的地方，自白霧中顯現出兩名穿著夜巡者協會制服的身影，不知何時就待在那裡的穆薩和伊維斯同時解除了隱身。在穆薩一旁止不住嘴角上揚的伊維斯，望著剛才路人落荒而逃的方向發出笑聲，而被他攬著手的穆薩則是如平時一樣地皺眉，轉頭看了不遠處的穀倉一眼後，才重新將目光放回伊維斯身上。

「愚蠢。」

「嗯哼、」伊維斯朝穆薩一貫對人類的評價丟了一個鼻子哼氣的鼻音，鬆開抱住穆薩手臂的動作，手掌輕輕撫平身上斗篷的皺摺，並從自己的腰際提起那把屬於穆薩的黑長軍刀。

「……今天應該不需要用到吧？」

「備著。」

不管好壞，穆薩過於小心的想法讓伊維斯聳了肩後重新將刀掛回腰間，接著和穆薩一同轉向穀倉的方向，重新隱入霧氣的兩人往著光源走去，他們沒有刻意壓低自己的步伐——或許該說，他們本來就不是用「走」的。

熟捻探查任務的兩人走到接近穀倉的圍欄邊，破損的圍欄旁散落著幾個早已破落的木桶和像是鐵罐和壞掉工具的垃圾，踩在雜草上頭幾個凌亂的腳印證實了穀倉被裡頭待著的謎樣群眾多次進出的證據。

「哎——這裡該不會就是那兩個孩子寫的地方吧？」

「……」沒有立刻回應伊維斯在自己身邊輕聲的提問，穆薩皺眉打量著眼前充滿空隙但又難以直接靠近的穀倉沉默思考。他並非太過小心，僅是在自己的記憶裡，這群狂熱的信徒似乎有著各種讓人費解的瘋狂舉動，包括那些連老練夜巡者都不禁稍微搖搖他們盛滿龍血的杯子發出嗤笑的傳聞。

「我先過去，你在這裡注意動靜，有任何問題你再過來。」

「嗯。」

在簡單任務上他們的分工一向精確，不論安全與危險的情況，留有備用後路的方針是穆薩多次差點在人類面前暴露行蹤後的慣性作風。

脫下擋住行動的斗篷並塞進伊維斯的懷裡，同時壓低上半身湊近青年的臉龐，沒有過多言語的表示，每回任務前的習慣讓伊維斯也自然地靠上穆薩抵起的唇給了一記蜻蜓點水的輕吻。

「唔、想要更多呢……」舔了舔分開的上唇，伊維斯貼著穆薩的胸口，一面抬高像隻不知餓足並微微眯起藍灰色眼睛的小貓般笑著說道，。

「晚點再說。」回答的話語咕嚕含糊在嘴裡，鬆開抱著人的臂膀，穆薩這才能在霧氣的掩飾下隱去身影，留下伊維斯站在原地等待。

=\\=\\=

倚靠著隱形與漂浮的能力，不費吹灰之力就靠近穀倉的穆薩極盡可能地放輕自己的動作

，只在穀倉的周圍來回巡視了幾次，他便選定了門口處一個較大的空隙站定並往裡面看去。

『就跟傳聞提到的一樣。』

只需要看上一眼，穆薩就可以確定這是去年報紙上提到的邪教組織，灰綠色的眼瞳盯著裡面的黑衣群眾，有時他們的胸口閃爍著反射火焰的銀光，他隱約能見到像是銀色徽章的上面刻著逆十字和扭曲的圖樣。

『……蛇？還是鳥？』

裡頭的人在火光的照射下動作顯得詭異，灑滿稻草的地上似乎還有著以血繪製而成的各種符號，他想看得更仔細一點，但由於油燈與整個室內的光源不穩定，連帶著黑衣人的長相也只能瞧見部份。

但這樣的調查結果不足以回報給協會。穆薩在心中這樣判定之後，又試圖想轉移到另外一個方向的空隙繼續觀察著這場疑似儀式的現場。

接著，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當穆薩才剛將目光移開穀倉，並想回頭叫伊維斯過來幫忙自己收集證據的同時，身後的穀倉裡傳來一陣騷動，迫使著穆薩又一次將雙眼轉回裡面。

剛才看見的那群瘋狂教徒紛紛從剛才他們所在的位置退開，而被他們遺留在中間的人卻在此時背著光發出混雜著人的尖叫與野獸低吼的哀鳴，火光映照的影子竄高成巨獸的陰影，在那些黑衣人討論私語的窸窣聲中，一個有著尖耳的毛茸茸身形蜷曲著跪倒在稻草中心。

「……狼？嘖、……」眉頭皺得更深，感覺到又一次印證自己那個難以言喻的厄運體質般，一個簡單的調查，卻沒想到就這樣中了大獎。

盯著那個似狼，又彷彿還有著人類意志的軀體一眼後，就像是反射性的動作一樣，穆薩往後退開幾步，用過往和狼人接觸的經驗判斷，接下來恐怕會被嗅覺敏銳的「他」逮到自己的偷窺，穆薩決定在這群異常邪教徒開始進入狂歡情緒前先行離開穀倉。

馬上動身的穆薩撿拾起地上疑似那群人丟下的衣物和首飾作為像是證據的存在，穆薩，一面用著比過來時還要毫無遮掩的速度往伊維斯的方向趕去。

「嗯？穆薩，我剛剛好像聽見叫聲——」無聊坐在圍欄上的伊維斯看見顯然有點急切走向自己的穆薩瞪大藍眼，疑惑的指著穆薩身後穀倉的方向。

「走了。」抓著伊維斯的手，穆薩頭也不回的摟著人撲進濃霧裡頭。

「哎？」

「回協會。」

「是要回協會報告沒錯，但怎麼……？」被抓在懷裡的伊維斯仰著臉，沒看見穀倉裡事情變化的他充滿疑惑地問著——尤其穆薩還一臉遇見討厭事情的表情，雖然他總擺著這張臉就是了。

「有狼人混在裡面……我不確定到底是法術還是其他原因，感覺就很麻煩。」腳下速度飛快的穆薩迎著風眯起眼睛，直到已經離開穀倉的那塊區域一小段距離，並更靠近街區後，才逐漸放慢自己的速度並回答伊維斯的問題。

「嗯——這樣是不是又要寫很長的報告了？包括你暴露身份，所以我們才能撿到筆記找來這裡的部分？」察覺到穆薩所說關於「麻煩」的部份，伊維斯抓緊穆薩笑嘻嘻的發問。

提起報告，果不其然得到了穆薩壓低自己的喉音發出嘖聲，伊維斯又一次像剛才一樣發出輕盈的低笑，並附在穆薩的耳邊說起上回兩人寫了許久的報告才讓上面放過穆薩一回的事。

懸空在空氣上方的鞋跟落在老街區的巷口，談論著這次任務兩人的身影和一群漆黑的影子一樣默默地隱入街道的濃霧裡。

---

<End>